

澳洲的原住民文化與現狀

黃均歲

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

壹、澳洲原住民概況

依照澳洲於 2016 年 12 月的人口普查，全國人口約有 23,401,892 人，其中原住民族人口有 455,031 人，占總人口比例 2.3%。原住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新南威爾斯省、昆士蘭省、西澳大利亞省。這三省的原住民族人口合計占全國原住民族的 72.5%。

澳洲的原住民族主要分為兩大群，即澳洲大陸原住民（Aboriginal）和托雷斯海峽島民（Torres Strait Islander）。前者指的是原居於澳洲大陸、塔斯馬尼亞島及鄰近大陸島嶼者，後者則是指托雷斯海峽群島（位在昆士蘭省最北端接近巴布亞紐幾內亞處）的原住民。

據估計，澳洲原住民族的語言原本約有 250 種，但現今留存的語言只剩約 120 種，其中 45 種持續被使用，而被廣泛使用的語種只有約 13 種左右。而已成為死語的種類則超過 110 種。

從 1995 年起，大陸原住民使用上黑下紅中間黃色太陽的旗幟，作為族群代表旗，托雷斯海峽島民使用藍、綠兩色加上傳統頭飾圖案的旗幟作為代表。這兩面旗幟都與澳大利亞國旗享有同等地位。

貳、失竊的世代

1788 年英國的艦隊第一次到達澳洲大陸，隨即展開了兩個世紀以上的殖民歷史。澳洲政府的原住民族政策，大致上可分成 4 個時期：1. 消滅政策（1800–1870），原住民族受到驅趕捕殺而大量減少；2. 保護政策（1870–1950），雖稱為保護，但是實質內容在限制原住民族居住、婚姻和工作等事項的權利；3. 同化政策（1950–1980），使用西方的方式教育原住民族；

4. 多元文化政策（1980–現在）。

其中澳洲政府在 19 世紀晚期至 1970 年之間所施行的同化政策，是整個澳洲史上對於原住民族最大的侵害事件。在這期間，據信至少有十萬名原住民兒童被帶離他們的原生家庭，這些兒童被稱做失竊的世代（the Stolen Generations），其確切的數字無法確定，因為並沒有任何紀錄被留存下來。

被帶走的孩子會經過三階段的安排：1. 被安排進入由政府營運的原住民孩童機構；2. 由白人家庭收養；3. 在白人家庭中接受白人教育的培養。後兩階段被視為將原住民孩童的皮膚「漂白」的過程。這個官方政策，美其名為協助沙漠裡的原住民接受教育，實際上卻是要強迫原住民融入白人社會，然後逐漸和白種人通婚。當時甚至有一個研究報告指稱，這個政策只要實施三代之後，有色人種就會被完全白化。配合當時的移民政策（反對亞洲移民，只接受白人移民），兩者合一統稱白澳政策，目的在於使澳洲成為一個純正的白人社會。

在澳洲博物館（the Australian Museum）中的常設展展示了「失竊的世代」被害者的口述記錄：

他們就這樣來到我家並說「我們要帶走這些小孩」，他們就這樣將你從母親的身邊帶走，這就是他們如何對待我的。他們來帶走我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待在母親懷抱中的孩子。

在澳洲原住民的社會中，家庭是一個相當大且廣的社會單位，同時家庭與部落間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帶走原住民孩童的行為，是使家庭結構崩潰的重大危機，是觸發許多精神、身體上眾多問題產生動盪的根本原因。若要用一個詞彙來描述帶走原住民孩童對原住民家庭的影響，文化滅絕會是最貼切的一個名詞。

澳洲政府在 1991 年設立了原住民和解委員會，負責融合原住民和白種澳洲人之間的歧見。歷經 6 年的調查之後，和解委員會在 1997 年認定，長達數十年強行帶走原住民兒童的政策，實際上就是打算將澳洲原住民滅種。而如今澳洲原住民所面對的社會問題，如貧窮、藥物濫用以及教育程度不足等，都被認為與這項同化政策有直接或是間接的關係。

在報告釋出的時候，和解委員會提出政府應向原住民族所受的傷害道歉的建議，但是時任總理約翰·溫斯頓·霍華（John Winston Howard）加以拒絕；一直到 2008 年，工黨領袖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於議會提出的臨時議案獲得國會一致通過，議案內容為澳洲政府與國會，將對以往一連串的錯誤政策所造成原住民族深重的痛苦與剝削，正式向原住民道歉。

參、國際人權教育會議中的原住民

本次會議開幕當天，在主要會議場館的入口處即有新南威爾斯當地的原住民舉行名為「晨祭」的儀式，過程中由三名成年男子與一名 5-7 歲男童進行，配置有一成年男子吹奏 Didgeridoo（澳洲原住民傳統樂器）。另三人手持兩個迴力鏢做打擊樂器，以場館前的廣場做圓，一邊配合 Didgeridoo 的節奏一邊繞圈並舞蹈。在舞蹈與音樂告一段落後，由手持迴力鏢的成年男子手持類似竹篩的容器，上面放滿帶有薰香的植物並將其點燃，因為是新鮮植物的關係，內含大量水分，使得燃煙較大，該男子便手持點燃的植物走進圍觀的群眾，有澳洲的當地人便用手將煙煽向自己，類似台灣民間信仰中，會將金爐的煙煽向自己以求平安。在澳洲的情況除了祈求平安以外，也包含歡迎外來客進入傳統領域的象徵。

隨後的開幕式中，也邀請原住民來展示他們的傳統舞蹈，其舞蹈的內容不僅僅作為祭祀或娛樂用途，其實也包含教育下一代的功能。他們將日常生活中會用到的知識融入舞蹈與音樂之中，例如其中一場舞蹈，就包含如何使用迴力鏢打獵。撇除現今以較少使用到的打獵知識，其他的舞蹈也包含如何取水、生活器物的製作等等，現今依然持續被使用的生活技能。

在全部四天的會議中，大會邀請了新南威爾斯州沙漠地區的原住民藝術家 Hunter Barnes 與 Allan N Shannon Barnes-McKenzie 兩位全程參與會議。除了在現場展示他們過往的手工作品（包含迴力鏢、捕魚用具及使用樹幹製作的萬用容器）與繪畫以外，也請他們在現場直接創作，會議參與者與藝術家們的交流也十分熱絡，也有許多人直接購買他們的創作。

在每一場的 plenary、interactive 和 workshop 的開始，主持人與講者都會

先引述一段話來感謝原住民族的貢獻：「首先我們要感謝從古至今生活在南新威爾斯州的原住民，願意提供他們的土地，並歡迎我們進入到這片土地。我們同時也不能忘記過去曾經對原住民族所做的錯誤的行為，於此我們必須要再次感謝並且帶有歉意的對原住民族至上我們的敬意。」然而這樣的一個模式，在整場會議看來似乎有點流於形式，並且依然帶有殖民本位的思考在內，所以在東吳人權學程學生所組織的 *workshop* 中，便以這樣的一個開場白代替：「我們邀請 Allan N Shannon Barnes-McKenzie 來到我們的工作坊，請他為我們介紹他的作品並且回答與會者對澳洲原住民的好奇與疑問」。

以原住民為主題的一個 *interactive* 當中，提到新南威爾斯州的 NGO 如何幫助澳洲學校教育中的原住民兒童傳承自身的原住民文化。藉由長年的倡議與耕耘，他們成功向州政府爭取到每週有固定時數、有固定的時間，教導原住民兒童與自身部落文化相關的課程。這個課程目前不是由政府規劃，而純粹仰賴該 NGO 的運作，但被承認為畢業學分的一環。藉由生動而直接的教育，幫助原住民兒童重拾傳統，是該 NGO 的最大目標。他們有希望未來能將這部分的課程轉交給官方負責，納入義務教育當中；但這樣的規劃隱含另一方面的隱憂，若是此一文化課程流於制式的教育，原住民兒童好不容易對傳統文化建立起來的興趣會不會再次喪失？如何更全面的推動這樣的教育理念，同時又保持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是往後繼續這個計畫最需要被考量的重點。

肆、澳洲原住民所面臨的困境

在雪梨最熱鬧的 Circular Quay 車站，距離雪梨歌劇院徒步只要 5 分鐘，沿途可以看到為數眾多的街頭藝人正在賣力演出，不論是舞蹈或是樂器演奏，駐足觀賞的遊客不在少數。每個表演者的前面放著一頂帽子或是鋪著一塊素色的布，裡面放的就是遊客們的打賞。這些表演者們有許多的共通點，他們都穿著原住民族的傳統服飾、跳著原住民族的傳統舞蹈、奏著原住民族的傳統樂器。他們，都是澳洲當地的原住民族。

這樣的景象散布在整個澳洲的觀光區。離開部落的原住民年輕世代，在工作上沒有太多的選擇。原住民青年在澳洲的失業率約在 23%，相較於澳洲整體失業率的 5%，是一個相當恐怖的數字。多數人只能仰賴城市的觀光財，藉

由販賣自己的文化以求溫飽。這樣的收入管道使得原住民族的平均週薪普遍不到其他族群的一半。近十幾年來，澳洲政府在政策以及社會援助上投注了相當大的資源。藉由這些政府的教育計畫與經濟援助，部分原住民成功當上了教師、醫生、律師，但是很多人的生活仍然低於貧窮線，而且與白人社會隔絕。他們不但無法在城市中生存，同時也與傳統的部落生活失去聯繫。

另一方面，澳洲的原住民文化一直被視作澳洲對外推廣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原住民族本身受到的對待，並不如他們的文化般受到政府的重視。澳洲原住民的公民權一直到 1967 年的全國性公民投票才得以實現。法律地位確立後的 50 年，政府依然不斷消費原住民族文化，而原住民族的社會地位也依然低下。上文曾經提到，2008 年陸克文總理曾經針對過去的原住民族政策道歉，同時也提出新的「拉近隔閡」計畫，希冀可解決澳洲原住民的七大問題：1. 促進 12 年國民教育畢業率；2. 降低失業率；3. 延長平均壽命；4. 提高就學率；5. 提升就學表現；6. 提高識字率；7. 完善學齡前教育。然而這七大目標僅有第一項的畢業率成功達標，而失業率在 8 年的努力下只降低了 2%，平均壽命依然低於全國平均 10–15 歲，就學率在澳洲各省平均也只成長 3–4%。這些目標的失敗可歸咎於政府政策方向的失誤與過於樂觀的預期。

除此之外受到關注的原住民議題還有高自殺率。根據官方統計，原住民的死亡原因中，自殺占比高達 5.2%，自殺的最主要原因被認定是依然存在於社會的歧視行為。另一個議題為高犯罪率：只占全國人口比率 2.3% 的原住民族，在監獄服刑的人數卻占全監獄人口的 27%；而根據 2000–2015 年的統計數字，成年原住民族人口入監比率成長了 77%。

如今澳洲原住民族彼此攜手，希望能將原住民權利列入憲法。在所有大英國協國家中，澳洲是唯一一個未與原住民族簽訂任何條約的國家；這也造就了三世紀以來原住民與外來移民之間信任基礎薄弱的原因。澳洲在 1900 年首次制定憲法時，提及原住民族的內容竟然是排除原住民權利的條款。因為這樣歷史上的迫害，原住民族在近十多年來不停推動「原權入憲」運動，希望能在憲法中加入原住民專章，運用法律承認原住民族在澳洲這塊土地上的地位，成為未來原住民相關政策的法源依據。

伍、結語

台灣在總人口數與原住民人口比例上，與澳州非常接近，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問題也非常近似，如土地歸屬問題、教育、貧窮、文化流失與被同化等。不只澳州、台灣，世界各國的原住民族都面臨相同的困境。凱達格蘭大道前，訴求歸還完整傳統領域的原住民已經抗爭接近兩年，卻不見我們的政府有積極的回應。澳洲與台灣兩地的原住民族，在接受政府的道歉後反而迎來更多的失望，希望政府能夠更加認清自己的立場，在未來確實將正義還給原住民族。